

化书 五代 谭峭 撰

卷一 道化

蛇雀

老楓

耳目

環舞

鉛丹

形影

蟄藏

梟鷄

四鏡

射虎

龍虎

游雲

噦嚙

大化

正一

天地

稚子

陽燧

死生

爪發

神道

神交

大含

卷二 術化

雲龍

猛虎

用神

水竇

魍魎

虛無

虛實

狐狸

轉舟
心變
珠玉
蠨螸
胡夫
陰陽
海魚
礪松
動靜
聲氣
大同
帝師
琥珀
卷三
五常
飛蛾
異心
弓矢
聰明
有國
黃雀
籠猿
常道
感喜
太醫
讒語
刻畫
酒醴
恩賞
養民
卷四
得一
五行
畋漁

德化

仁化

犧牲
太和
墨魚
神弓
救物
書道
鳳鳴
知人
螻蟻
歌舞
躑躅
止鬪
象符
善惡
卷五
七奪
巫像
養馬
絲綸
奢僭
燔骨
食迷
戰欲
膠竿
庚辛
興亡
雀鼠
無爲
王者
鳴鳶
卷六
太平
權衡
禮道

食化

儉化

食象
民情
慳號
君民
乳童
化柄
御一
三皇
天牧
雕籠
禮要
清靜
損益
解惑
卷一 道化

道之委也，虚化神，神化气，气化形，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。道之用也，形化气，气化神，神化虚，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。是以古圣人穷通塞之端，得造化之源，忘形以养气，忘气以养神，忘神以养虚。虚实相通，是谓大同。故藏之为元精，用之为万灵，含之为太一，放之为太清。是以坎离消长于一身，风云发泄于七窍，真气熏蒸而时无寒暑，纯阳流注而民无死生，是谓神化之道者也。

蛇雀

蛇化为龟，雀化为蛤。彼忽然忘曲屈之状，而得蹒跚之质；此倏然失飞鸣之态，而得介甲之体。斫削不能加其功，绳尺不能定其象，何化之速也。且夫当空团块，见块而不见空；粉块求空，见空而不见块。形无妨而人自妨之，物无滞而人自滞之，悲哉！

老枫

老枫化为羽人，朽麦化为蝴蝶，自无情而之有情也。贤女化为贞石，山蚯化为百合，自有情而之无情也。是故土木金石，皆有情性精魄。虚无所不至，神无所不通，气无所不同，形无所不类。孰为彼，孰为我？孰为有识，孰为无识？万物，一物也；万神，一神也，斯道之至矣。

耳目

目所不见，设明镜而见之；耳所不闻，设虚器而闻之。精神在我，视听在彼。跣趾可以割，陷吻可以补，则是耳目可以妄设，形容可以伪置。既假又假

，既惑又惑。所以知魂魄魅我，血气醉我，七窍囚我，五根役我。惟神之有形，由形之有疵。苟无其疵，何所不可？

环舞

作环舞者宫室皆转，瞰回流者头目自旋。非宫室之幻惑也，而人自惑之；非回流之改变也，而人自变之。是故粉巾为兔，药石为马，而人不疑；甘言巧笑，图脸画眉，而人不知。唯清静者，物不能欺。

铅丹

术有火炼铅丹以代谷食者，其必然也。然岁丰则能饱，岁俭则能饥，是非丹之恩，盖由人之诚也。则是我本不饥而自饥之，丹本不饱而自饱之。饥者大妄，饱者大幻，盖不齐其道也。故人能一有无，一死生，一情性，一内外，则可以脱五行、脱三光，何患乎一日百食，何虑乎百日一食。

形影

以一镜照形，以余镜照影。镜镜相照，影影相传，不变冠剑之状，不夺黼黻之色。是形也与影无殊，是影也与形无异。乃知形以非实，影以非虚，无实无虚，可与道俱。

蛰藏

物有善于蛰藏者，或可以御大寒，或可以去大饥，或可以万岁不死。以其心冥冥兮无所知，神怡怡兮无所之，气熙熙无所为。万虑不能惑，求死不可得。是以大人体物知身，体身知神，体神知真，是谓吉人之津。

梟鷄

梟夜明而昼昏，鷄昼明而夜昏，其异同也如是。或谓梟为异，则谓鷄为同；或谓鷄为异，则谓梟为同。孰梟鷄之异昼夜乎？昼夜之异梟鷄乎？孰昼夜之同梟鷄乎？梟鷄之同昼夜乎？夫耳中磬，我自闻；目中花，我自见。我之昼夜，彼之昼夜，则是昼不得谓之明，夜不得谓之昏。能齐昏明者，其唯大人乎！

四镜

小人常有四镜：一名璧，一名珠，一名砥，一名孟。璧视者大，珠视者小，砥视者正，孟视者倒。观彼之器，察我之形，由是无大小、无长短、无妍丑、无美恶。所以知形气谄我，精魄贼我，奸臣贵我，礼乐尊我。是故心不得为之君，王不得为之主。戒之如火，防之如虎。纯俭不可袭，清静（宋本：淨）不可侮，然后可以迹容广而躋三五。

射虎

射似虎者，见虎而不见石；斩暴蛟者，见蛟而不见水。是知万物可以虚，我身可以无。以我之无，合彼之虚。自然可以隐，可以显，可以死，可以生而无所拘。夫空中之尘若飞雪，而目未尝见；穴中之蚁若牛斗，而耳未尝闻

，况非见闻者乎！

龙虎

龙化虎变，可以蹈虚空，虚空非无也；可以贯金石，金石非有也。有无相通，物我相同。其生非始，其死非终。知此道者，形不可得毙，神不可得逝。

游云

游云无质，故五色舍焉；明镜无瑕，故万物象焉。谓水之含天也，必天之含水也。夫百步之外，镜则见人，人不见影，斯为验也。是知太虚之中无所不有，万耀之内无所不见。则世人且知心仰寥廓，而不知迹处虚空。寥廓无所间，神明且不远。是以君子常正其心，常俨其容。则可以游泳于寥廓，交友于神明而无咎也。

啾咽

有言臭腐之状，则辄有所啾；闻珍羞之名，则妄有所咽。臭腐了然虚，珍羞必然无，而啾不能止，咽不能已。有惧菽酱若蝻蟥者，有爱鲍鱼若凤膏者。知此理者，可以齐奢俭，外荣辱，黜是非，忘祸福。

大化

虚化神，神化气，气化形，形化精，精化顾盼，而顾盼化揖让，揖让化升降，升降化尊卑，尊卑化分别，分别化冠冕，冠冕化车辂，车辂化宫室，宫室化掖卫，掖卫化燕享，燕享化奢荡，奢荡化聚敛，聚敛化欺罔，欺罔化刑戮，刑戮化悖乱，悖乱化甲兵，甲兵化争夺，争夺化败亡。其来也势不可遏，其去也力不可拔。是以大人以道德游泳之，以仁义渔猎之，以刑礼笼罩之，盖保其国家而护其富贵也。故道德有所不实，仁义有所不至，刑礼有所不足，是教民为奸诈，使民为淫邪，化民为悖逆，驱民为盗贼。上昏昏然不知其弊，下恍恍然不知其病，其何以救之哉！

正一

世人皆知菟菹可以剖鳖，而不知朱草可以剖人。小人由是知神可以分，气可以泮，形可以散。散而为万，不谓之有余；聚而为一，不谓之不足。若狂风飘发，魂魄梦飞；屐齿断蚓，首尾皆动。夫何故？太虚，一虚也；太神，一神也；太气，一气也；太形，一形也。命之则四，根之则一。守之不得，舍之不失，是谓正一。

天地

天地盗太虚生，人虫盗天地生，营（右虫旁）虻盗人虫生。营虻者，肠中之虫也，搏（有口旁）我精气，铄我魂魄，盗我滋味，而有其生。有以见我之必死，所以知天之必颓。天其颓乎，我将安有；我其死乎，营虻将安守？所谓奸臣盗国，国破则家亡；蠹虫蚀木，木尽则虫死。是以大人录精气，藏魂魄

，薄滋味，禁嗜欲，外富贵。虽天地老而我不倾，营虹死而我长生，奸臣去而国太平。

稚子

稚子弄影，不知为影所弄；狂夫侮像，不知为像所侮。化家者不知为家所化，化国者不知为国所化，化天下者不知为天下所化。三皇，有道者也，不知其道化为五帝之德。五帝，有德者也，不知其德化为三王之仁义。三王，有仁义者也，不知其仁义化为秦汉之战争。醉者负醉，疥者疗疥，其势弥颠，其病弥笃，而无反者也。

阳燧

阳燧召火，方诸召水，感激之道，斯不远矣。高视者强，低视者贼；斜视者狡，平视者仁；张视者怒，细视者佞；远视者智，近视者拙；外视者昏，内视者明。是故载我者身，用我者神，用神合真，可以长存。

死生

虚化神，神化气，气化血，血化形，形化婴，婴化童，童化少，少化壮，壮化老，老化死。死复化为虚，虚复化为神，神复化为气，气复化为物。化化不间，由环之无穷。夫万物非欲生，不得生；万物非欲死，不得不死。达此理者虚而乳之，神可以不化，形可以不生。

爪发

爪发者，我之形。何爪可割而无害，发可截而无痛？盖荣卫所不至也。则是我本无害而筋骨为之害，我本无痛而血肉为之痛。所以知喜怒非我作，哀乐非我动，我为形所昧，形为我爱。达此理者，可以出生死之外。

神道

太上者，虚无之神也；天地者，阴阳之神也；人虫者，血肉之神也。其同者神，其异者形。是故形不灵而气灵，语不灵而声灵，觉不灵而梦灵，生不灵而死灵。水至清而结冰不清，神至明而结形不明。水泮返清，形散返明。能知真死者，可以游太上之京。

神交

牝牡之道，龟龟相顾，神交也；鹤鹤相唳，气交也。盖由情爱相接，所以神气可交也。是故大人其道以合天地，廓其心以符至真，融其气以生万物，和其神以接兆民。我心熙熙，民心怡怡。心怡怡兮不知其所思，形惚惚兮不知其所为。若一气之和合，若一神之混同，若一声之哀乐，若一形之穷通。安用旌旗，安用金鼓，安用赏罚，安用行伍？斯可以将天下之兵，灭天下之敌。是谓神交之道也。

大舍

虚化神，神化气，气化形，形气相乘而成声。耳非听声也，而声自投之；谷非应响也，而响自满之。耳，小窍也；谷，大窍也。山泽，小谷也；天地，大谷也。一窍鸣，万窍皆鸣；一谷闻，万谷皆闻。声道气，气道神，神道虚；虚含神，神含气，气含声。声气形相道相含，虽秋蚊之翩翩，苍蝇之营营，无所不至也。由此知之，虽丝毫之虑，必有所察；虽啾噤之言，必有所闻。唯大人之机，天地莫能见，阴阳莫能知，鬼神莫能窥。夫何故？道德仁义之所为。

卷二 术化

云龙

云龙风虎，得神气之道者也。神由母也，气由子也，以神召气，以母召子，孰敢不至也？夫荡秽者，必召五帝之气，苟召不至，秽何以荡？伏虺者，必役五星之精，苟役不至，虺何以伏？小人由是知阴阳可以作，风云可以会，山陵可以拔，江海可以覆。然召之于外，不如守之于内，然后用之于外，则无所不可。

猛虎

猛虎行，草木偃；毒鸩怒，土石揭。威之所烁，气之所搏，顽嚚为之作。小人由是知铗可使之飞，山河可使之移，万物可使之相随。夫神全则威大，精全则气雄。万惑不能溺，万物可以役。是故一人所以能敌万人者，非弓刀之技，盖威之至也；一人所以能悦万人者，非言笑之惠，盖和之至也。

用神

虫之无足：蛇能屈曲，蛭能掬蹙，蜗牛能蓄缩。小人所以见其机，由是得其师，可以坐致万里而不驰。是故足行者有所不达，翼飞者有所不至，目视者有所不见，耳听者有所不闻。夫何故？彼知形而不知神，此知神而不知形。以形用神则亡，以神用形则康。

水窠

水窠可以下溺，杵糠可以疗噎。斯物也，始制于人，又复用于人。法本无祖，术本无状，师之于心，得之于象。阳为阴所伏，男为女所制，刚为柔所克，智为愚所得。以是用之，则钟鼓可使之哑，车毂可是之斗，妻子可使之改易，君臣可使之离合。万物本虚，万法本无，得虚无之窍者，知法术之要乎！

魍魉

魍魉附巫祭言祸福事，每来则饮食言语皆神，每去则饮食言语皆人。不知魍魉之附巫祭也，不知巫祭之附魍魉也。小人由是知心可以交，气可以易，神可以夺，魄可以录。形为神之宫，神为形之容。以是论之，何所不可？

虚无

鬼之神可以御，龙之变可以役，蛇虺可以不能螫，戈矛可以不能击。唯无心者火不能烧，水不能溺，兵刃不能加，天命不能死。其何故？志于乐者犹忘饥，志于忧者犹忘痛，志于虚无者可以忘生死。

虚实

方咫之木置于地之上，使人蹈之而有余。方尺之木置于竿之端，使人踞之而不足。非物有小大，盖心有虚实。是故冒大暑而挠者愈热，受灸灼而惧者愈痛。人无常心，物无常性。小人由是知水可使不湿，火可使不燥。

狐狸

狐狸之怪，雀鼠之魅，不能幻明镜之鉴者，明镜无心之故也。是以虚空无心而无所不知，昊天无心无万象自驰，行师无状而敌不敢欺，大人无虑而元精自归，能师于无者，无所不之。

转舟

转万斛之舟者，由一寻之木；发千钧之弩者，由一寸之机。一目可以观大天，一人可以君兆民。太虚茫茫而有涯，太上浩浩而有象。得天地之纲，知阴阳之房，见精神之藏，则数可以夺，命可以活，天地可以反复。

心变

至淫者化为妇人，至暴者化为猛虎，心之所变，不得不变。是故乐者其形和，喜者其形逸，怒者其形刚，忧者其形戚。斯亦变化之道也。小人由是知顾六尺之躯，可以为龙蛇，可以为金石，可以为草木。大哉斯言！

珠玉

悲则雨泪，辛则雨涕；愤则结瘕，怒则结疽。心之所欲，气之所属，无所不育。邪苟为此，正必为彼。是以大人节悲辛，诫愤怒；得灏气之门，所以收其根；知元神之囊，所以韬其光；若蚌内守，若石内藏，所以为珠玉之房。

螭螽

夫螭螽之虫，孕螟蛉之子，传其情，交其精，混其气，和其神。随物大小，俱得其真。蠢动无定情，万物无定形。小人由是知马可使之飞，鱼可使之驰，土木偶可使之有知，婴儿似乳母，斯道不远矣。

胡夫

胡夫而越妇，其子髯面而矧足；蛮夫而羌妇，其子扞鼻而昂首。梨接桃而本强者其实毛，梅接杏而本强者其实甘。以阴孕阳，以柔孕刚，以曲孕直，以短孕长，以大孕小，以圆孕方，以水孕火，以丹孕黄。小人由是知可以为金石，可以为珠玉，可以为异类，可以为怪状，造化之道也。

阴阳

阴阳相搏，不根而生芝菌；燥湿相育，不母而生螭螽。是故世人体阴阳而

根之，敦燥湿而母之，无不济者。小人由是知陶炼五行，火之道也；流行无穷，水之道也；八卦环转，天地之道也；神物乃生，变化之道也。是以君子体物而知身，体身而知道。夫大人之道幽且微，则不知其孰是孰非。

海鱼

海鱼有以虾为目者，人皆笑之。殊不知古人以囊萤为灯者，又不知昼非日之光则不能驰，夜非烛之明则有所欺。观傀儡之假而不自疑，嗟明友之逝而不自悲，贤兴愚莫知，唯抱纯白、养太玄者，不入其机。

礪松

礪松所以能凌霜者，藏正气也；美玉所以能犯火者，蓄至精也。是以大人昼运灵旗，夜录神芝（宋本、元本作：昼运生灵，夜录神鬼），觉所不觉，思所不思，可以冬御风而不寒，夏御火而不热。故君子藏正气者，可以远鬼神、伏奸佞；蓄至精者，可以福生灵、保富寿。夫何为？多少之故也。

动静

动静相磨，所以化火也；燥湿相蒸，所以化水也；水火相勃，所以化云也；汤盎投井，所以化雹也；饮水雨日，所以化虹霓也。小人，由是知阴阳可以召，五行可以役，天地可以别构，日月可以我作。有闻是言者，必将以为诞。夫民之形也，头圆而足方，上动而下静，五行运于内，二曜明于外。斯亦别构之道也。

声气

操琴瑟之音，则翛然而闲；奏邓卫之音，则乐然而逸；碎瓠鬲之音，则背脊凜森；挝鼓鞞之音，则鸿毛踟躅，其感激之道也如是。以其和也，召阳气，化融风，生万物也。其不和也，作阴气，化厉风，辱万物也。气由声也，声由气也，气动则声发，声发则气振，气振则风行而万物变化也。是以风云可以命，霜雹可以致，凤凰可以歌，熊罴可以舞，神明可以友，用乐之术也甚大。

大同

虚含虚，神含神，气含气，明含明，物含物。达此理者，情可以通，形可以同。同于火者化为火，同于水者化为水，同于日月者化为日月，同于金石者化为金石。唯大人无所不同，无所不化，足可以与虚皇并驾。

帝师

镜非求鉴于物，而物自投之；橐非求饱于气，而气自实之。是故鼻以虚受臭，耳以虚受声，目以虚受色，舌以虚受味。所以心同幽冥，则物无不受；神同虚无，则事无不知。是以大人夺其机，藏其微，羽符至怪，阴液甚奇，可以守国，可以救时，可以坐为帝王之师。

琥珀

琥珀不能呼腐芥，丹砂不能入焦金，磁石不能取惫铁，元气不能发陶炉。所以大人善用五行之精，善夺万物之灵，食天人之禄，驾风马之荣。其道也在忘其形而求其情。

卷三 德化

五常

儒有讲五常之道者，分之为五事，属之为五行，散之为五色，化之为五声，俯之为五岳，仰之为五星，物之为五金，族之为五灵，配之为五味，感之为五情。所以听之者若酰鷄之游太虚，如井蛙之浮沧溟，莫见其鸿蒙之涯，莫测其浩渺之程。日暮途远，无不倒行。殊不知五常之道一也，忘其名则得其理，忘其理则得其情。然后牧之以清静，栖之以杳冥，使混我神气，符我心灵。若水投水，不分其清；若火投火，不间其明。是谓夺五行之英，盗五常之精，聚之则一芥可包，散之则万机齐亨。其用事也如酌醴以投器，其应物也如悬镜以鉴形。于是乎变之为万象，化之为万生，通之为阴阳，虚之为神明。所以运帝王之筹策，代天地之权衡，则仲尼其人也。

飞蛾

天下贤愚，营营然若飞蛾之投夜烛，苍蝇之触晓窗。知往而不知返，知进而不知退。而但知避害而就利，不知聚利而就害。夫贤于人而不贤于身，何贤之谓也？博于物而不博于己，何博之谓也？是以大人利害俱忘，何往不臧？

异心

虎踞于林，蛇游于泽，非鸱鸢之讎；鸱鸢从而号之，以其蓄异心之故也。牛牧于田，豕眠于圃，非乌鹊之馭；乌鹊从而乘之，以其无异心之故也。是故麟有利角，众兽不伏；凤有利鬣，众鸟不宾；君有奇智，天下不臣。善驰者终于蹶，善斗者终于败。有数则终，有智则穷。巧者为不巧者所使，诈者为不诈者所理。

弓矢

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，天下盗弓矢以侮天子。君子作礼乐以防小人，小人盗礼乐以僭君子。有国者好聚敛，蓄粟帛、具甲兵以御贼盗，贼盗擅甲兵、踞粟帛以夺其国，或曰：“安危德也。”又曰：“兴亡数也。”苟德可以恃，何必广粟帛乎？苟数可以凭，何必广甲兵乎？

聪明

无所不能者，有大不能；无所不知者，有大不知，夫忘弓矢然后知射之道，忘策辔然后知馭之道，忘弦匏然后知乐之道，忘智虑然后知大人之道。是以天下之主，道德出于人；理国之主，仁义出于人；亡国之主，聪明出于人。

有国

有国之礼，享郊庙，敬鬼神也；臶龟策占吉凶也。敬鬼神，信祸福之职也；占吉凶，信兴亡之数也。柰何有大不信，穷民之力以为城郭，夺民之食以为储蓄？是福可以力取，是祸可以力敌；是疑贰于鬼神，是欺惑于龟策，是不信于天下之人；斯道也，赏不足劝，罚不足惧，国不足守。

黄雀

黄雀之为物也，日游于庭，日亲于人而常畏人，而人常挠之。玄鸟之为物也，时游于户，时亲于人而不畏人，而人不挠之，彼行促促，此行佯佯；彼鸣啾啾，此鸣锵锵；彼视矍矍，此视汪汪；彼心戚戚，此心堂堂。是故疑人者为人所疑，防人者为人所防。君子之道，仁与义、中与正，何忧何害！

笼猿

笼中之猿，踊跃万变不能出于笼；匣中之虎，狂怒万变不能出于匣；小人之机，智虑万变不能出于大人之道。夫大人之道，如地之负，如天之垂。无日不怨，无人不欺，怨不我怒，欺不我夷，然后万物知其所归。

常道

仁义者常行之道，行之不得其术，以至于亡国。忠信者常用之道，用之不得其术，以至于获罪。廉洁者常守之道，守之不得其术，以至于暴民。财辩者常御之道，御之不得其术，以至于罹祸。盖拙在用于人，巧在用于身。使民亲稼则怨，诫民轻食则怒。夫饵者鱼之嗜，膾者蚁之慕，以饵投鱼鱼必以惧，以膾投蚂蚁必去，由不得化之道。

感喜

感父之慈，非孝也；喜君之宠，非忠也。感始于不感，喜始于不喜。多感必多怨，多喜必多怒。感喜在心，由物之有毒，由蓬之藏火，不可不虑。是以君子之业，爵之不贵，礼之不大，亲之不知，疏之不疑，辱之不得，何感喜之有。

太医

太医之道，脉和而实者为君子，生之道也；挠而浮者为小人，死之道也。太卜之道，策平而慢者为君子，吉之道也；曲而利者为小人，凶之道也。以是论之，天下之理一也，是故观其国，则知其臣；观其臣，则知其君；观其君，则知其兴亡。臣可以择君而仕，君可以择臣而任。夫揖让可作而躁静不可作，衣冠可诈而形器不可诈，言语可文而声音不可文。

谗语

藏于人者谓之机，奇于人者谓之谋。殊不知道德之机，众人所知；仁义之谋，众人所无。是故有赏罚之教则邪道进，有亲疏之分则小人入。夫弃金于市，盗不敢取；询政于朝，谗不敢语，天下之至公也。

刻画

画者不敢易于图象，苟易之，必有咎。刻者不敢侮于本偶，苟侮之，必贻祸。始制作于我，又要敬于我，又寘祸于我。是故张机者用于机，设险者死于险，建功者辱于功，立法者罹于法。动一窍则百窍相会，举一事则万事有害，所以机贵乎明，险贵乎平，功贵乎无状，法贵乎无象。能出刻画者，可以名之为大象。

酒醴

夫酒醴者，迫之饮愈不饮，恕之饮愈欲饮。是故抑人者人抑之，容人者人容之；贷其死者乐其死，贷其输者乐其输。所以民盗君之德，君盗民之力。能知反复之道者，可以居兆民之职。

恩赏

侯者人所贵，金者人所重，众人封公而得侯者不美，众人分玉而得金者不乐。是故赏不可妄行，恩不可妄施。其当也由为争夺之渐，其不当也即为乱亡之基。故我自卑则赏不能大，我自俭则恩不得奇。历观乱亡之史皆骄侈，恩赏之所以为也。

养民

民不怨火而怨使之禁火，民不怨盗而怨使之防盗。是故济民不如不济，爱民不如不爱。天有雨露，所以招其怨；神受祷祝，所以招其谤。夫禁民火不如禁心火，防人盗不如防我盗，其养民也如是。

卷四 仁化

得一

旷然无为之谓道，道能自守之谓德，德生万物之谓仁，仁救安危之谓义，义有去就之谓礼，礼有变通之谓智，智有诚实之谓信，通而用之之谓圣。道，虚无也，无以自守，故授之以德。德，清静也，无以自用，故授之以仁。仁用而万物生，万物生必有安危，故授之以义。义济安拔危，必有臧否，故授之以礼。礼秉规持范，必有疑滞，故授之以智。智通则多变，故授之以信，信者，成万物之道也。

五行

道德者，天地也。五常者，五行也。仁，发生之谓也，故君于木。义，救难之谓也，故君于金。礼，明白之谓也，故君于火。智，变通之谓也，故君于水。信，恣然之谓也，故君于土。仁不足则义济之，金伐木也。义不足则礼济之，火伐金也。礼不足则智济之，水伐火也。智不足则信济之，土伐水也。始则五常相济之业，终则五常相伐之道，斯大化之往也。

畋渔

夫禽兽之于人也何异？有巢穴之居，有夫妇之配，有父子之性，有死生之情。乌反哺，仁也；隼悯胎，义也；蜂有君，礼也；羊跪乳，智也；雉不再接，信也。孰究其道？万物之中，五常百行无所不有也，而教之为纲罟，使之务畋渔。且夫焚其巢穴，非仁也；夺其亲爱，非义也；以斯为享，非礼也；教民残暴，非智也；使万物怀疑，非信也。夫臙臭之欲不止，杀害之机不已。羽毛虽无言，必状我为贪狼之与封豕；鳞介虽无知，必名我为长鲸之与巨虺也。胡为自安，焉得不耻？吁！直疑自古无君子。

牺牲

牺牲之享，羔鴈之荐，古之礼也。且古之君子，非不知情之忧喜、声之哀乐能动天地、能感鬼神。刀机前列，则忧喜之情可知矣；鹰犬齐至，则哀乐之声可知矣。以是祭天地，以是祷神明，天地必不享，苟享之必有咎；神明必不歆，苟歆之必有悔。所以知神龙见，丧风云之象也；凤凰来，失尊戴之象也；麒麟出，亡国土之象也。观我之义，禽必不义也；以彼为祥，禽必不祥也。

太和

非兔狡，猎狡也；非民诈，吏诈也。慎勿怨盗贼，盗贼惟我召；慎勿怨叛乱，叛乱稟我教。不有和睦，焉得仇讎；不有赏劝，焉得斗争。是以大人无亲无疏，无爱无恶，是谓太和。

墨鱼

海鱼有吐墨水上庇其身而游者，人因墨而渔之。夫智者多屈，辩者多辱，明者多蔽，勇者多死。肩鏑固，贼盗喜；忌讳严，敌国幸。禁可以越者，号也；兵可以夺者，符也。蜀败于山，晋败于马。夫大人之机，道德仁义而已矣。

神弓

誉人者人誉之，谤人者人谤之，是以君子能罪己，斯罪人也；不报怨，斯报怨也。所谓神弓鬼矢，不张而发，不注而中。天得之以假人，人得之以假天下。

救物

救物而称义者，人不义之；行惠而求报者，人不报之。民之情也，让之则多，争之则少，就之则去，避之则来；与之则轻，惜之则夺。是故大义无状，大恩无象。大义成，不知者荷之；大恩就，不识者报之。

书道

心不疑乎手，手不疑乎笔，忘手笔，然后知书之道。和畅，非巧也；淳古，非朴也；柔弱，非美也；强梁，非勇也。神之所浴，气之所沐。是故点策蓄血气，顾盼含情性。无笔黑之迹，无机智之状；无刚柔之容，无驰骋之象。若

皇帝之道熙熙然，君子之风穆穆然。是故观之者，其心乐，其神和，其气融，其政太平，其道无朕。夫何故？见山思静，见水思动，见云思变，见石思贞，人之常也。

凤鸱

凤不知美，鸱不知恶，陶唐氏不知圣，有苗氏不知暴。使陶唐氏恃其圣，非圣也；有苗氏知其暴，不暴也。众人皆能写人之形，而不能写己之形；皆能求人之恶，而不能求己之恶；皆能知人之祸，而不能知己之祸。是以大人听我声，察我色，候我形，伺我气，然后知人之情伪。

知人

观其文章，则知其人之贵贱焉；观其书篆，则知其人之情性焉；闻其琴瑟，则知其人之道德焉；闻其教令，则知其人之吉凶焉。小人由是知唐尧之容淳淳然，虞舜之容熙熙然，伯禹之容荡荡然，殷汤之容堂堂然，文王之容巍巍然，武王之容谔谔然，仲尼之容皇皇然。则天下之人，可以自知其愚与贤。

蝼蚁

蝼蚁之有君也，一拳之宫，与众处之；一块之台，与众临之；一粒之食，与众蓄之，一虫之肉，与众啞之；一罪之疑，与众戮之。故得心相通而后神相通。神相通而后气相通，气相通而后形相通。故我病则众病，我痛则众痛，怨何由起，叛何由始？斯太古之化也。

歌舞

能歌者，不能者听之；能舞者，不能者观之；巧者，不巧者辨之；贤者，不贤者任之。夫养木者必将伐之，待士者必将死之。纲之以冠冕，钓之以爵禄。若马驾车辂，贵不我得；彘食糟糠，肥不我有。是以大人道不虚贵，德不虚守；贫有所倚，进有所恃。退者非乐寒贱，而甘委弃。

踉蹶

踉蹶之酒，乌啄之脯，莨菪（宀为厂）之膏，冶葛之乳。初噉之若芥，再噉之若黍，复噉之若丸，又噉之若脯。小人由是知强弩可以渐引，巨鼎可以渐举，水火可以渐习，虎兕可以渐偪。逆者我所化，辱者我所与，不应者我所命，不臣者我所取。所以信柔马不可驭，渐贼不可御。得之以为万化之母。

止斗

止人之斗者使其斗，抑人之忿者使其忿；善救斗者预其斗，善解忿者济其忿。是故心不可伏，而伏之愈乱；民不可理，而理之愈怨。水易动而自清，民易变而自平。其道也在不逆万物之情。

象符

术有降万物之蕴毒者，则交臂钩指，象之为符。是故若夭矫之势者鳞之符

，若飞腾之势者羽之符，若偃蹇之势者毛之符，若拳局之势者介之符，所以知拱折者人之符。夫拱手者，人必拱之；折腰者，人必折之，礼之本也。而疏之为万象，别之为万态。教之蹈舞，非蹈舞也；使之祷祝，非祷祝也，我既寡实，彼亦多虚。而责人之无情，固无情也；而罪礼之无验，固无验也。

善恶

为恶者畏人识，必有识者；为善者欲人知，必有不知者。是故人不识者，谓之大恶；人不知者，谓之至善。好行惠者恩不广，务奇特者功不大，善博奕者智不远，文绮丽者名不久。是以君子惟道是贵，惟德自守，所以能万世不朽。

卷五 食化

七夺

一日不食则惫，二日不食则病，三日不食则死。民事之急，无甚于食，而王者夺其一，卿士夺其一，兵吏夺其一，战伐夺其一，工艺夺其一，商贾夺其一，道释之族夺其一，稔亦夺其一，俭亦夺其一。所以蚕告终而缲葛苧之衣，稼云毕而饭橡栎之实。王者之刑理不平，斯不平之甚也；大人之道救不义，斯不义之甚也。而行切切之仁，用戚戚之礼，其何以谢之哉！

巫像

为巫者鬼必附之，设像者神必主之，盖乐所飨也。戎羯之礼，事母而不事父；禽兽之情，随母而不随父；凡人之痛，呼母而不呼父，盖乳哺之教也。虎狼不过于嗜肉，蛟龙不过于嗜血，而人无所不嗜。所以不足则斗，不与则判，鼓天下之怨，激烈士之忿。食之道非细也。

养马

养马者主，而牧之者亲；养子者母，而乳之者亲。君臣非所比，而比之者禄也；子母非所爱，而爱之者哺也。弩马本无知，婴儿本无机，而知由此始，机由此起。所以有爱恶，所以有彼此，所以稔斗争而蓄奸诡。

丝纶

王取其丝，吏取其纶；王取其纶，吏取其綍。取之不己，至于欺罔；欺罔不己，至于鞭撻；鞭撻不己，至于盗窃；盗窃不己，至于杀害；杀害不己，至于刑戮。欺罔非民爱而哀敛者教之，杀害非民原而鞭撻者训之。且夫火将逼而投于水，知必不免，且贵其缓；虎将噬而投于谷，知必不可，或觐其生。以斯为类，悲哉！

奢僭

夫君子不肯告人以饥，耻之甚也。又不肯矜人以饱，愧之甚也。既起人之耻愧，必激人之怨咎，食之害也如是。而金笏玉豆，食之饰也；鼓钟戛石，食之

游也；张组设绣，食之惑也；穷禽竭兽，食之暴也；滋味厚薄，食之忿也；贵贱精麤，食之争也。欲之愈不止，求之愈不已，贫食愈不足，富食愈不美。所以奢僭由兹而起，战伐由兹而始。能均其食者，天下可以治。

燔骨

嚼燔骨者，焦唇烂舌不以为痛；饮醇酎者，啾肠呕胃不以为苦。馋嗜者由忘于痛苦，饥窘者必轻于性命。痛苦可忘，无所不欺；性命可轻，无所不为。是以主者以我欲求人之欲，以我饥求人之饥。我怒民必怒，我怨民必怨。能知其道者，天下胡为乎叛？

食迷

民有嗜食而饱死者，有婪食而餒死者，有感食而义死者，有辱食而愤死者，有争食而斗死者，人或笑之。殊不知官所以务禄，禄所以务食；贾所以务财，财所以务食。而官以矫佞馋讟而律死者，贾以波涛江海而溺死者，而不知所务之端，不知得死之由，而迁怨于辈流，归咎于江海，食之迷也。

战欲

食之欲也，思盐梅之状，则輒有所咽而不能禁；见盘肴之盛，则若有所吞而不能遏。饥思噉牛，渴思饮海。故欲之于人也如贼，人之于欲也如战。当战之际，锦绣珠玉不足为富，冠冕旌旗不足为贵，金石丝竹不闻其音，宫室台榭不见其丽。况民腹常馁，民情常迫，而谕以仁义，其可信乎？讲以刑政，其可畏乎？

胶竿

执胶竿捕黄雀，黄雀从而噪之；捧盘飧享乌鸟，乌鸟从而告之。是知至暴者无所不异，至食者无所不同。故蛇豕可以友而群，虎兕可以狎而驯，四夷可以率而宾。异族犹若此，况复人之人。

庚辛

庚氏穴池，构竹为凭槛，登之者其声“策策”焉。辛氏穴池，构木为凭槛，登之者其声“堂堂”焉。二氏俱牧鱼于池中，每凭槛投饵，鱼必踊跃而出。他日但闻“策策”“堂堂”之声，不投饵亦踊跃而出，则是庚氏之鱼可名“策策”，辛氏之鱼可名“堂堂”，食之化也。

兴亡

疮者人之痛，火者人之急，而民喻饥谓之疮，比饿谓之火，盖情有所切也。夫鲍鱼与腐尸无异，魃与足垢无殊，而人常食之。饱犹若是，饥则可知。苟其饥也无所不食，苟其迫也无所不为。斯所以为兴亡之机。

雀鼠

人所以恶雀鼠者，谓其有（囊支）窃之行；雀鼠所以疑人者，谓其怀盗贼

之心。夫上以食而辱下，下以食而欺上，上下不得不恶下，下不得不疑上，各有所切也。夫剜其肌、噉其肉，不得不哭；扼其喉、夺其哺，不得不怒。民之瘠也由剜其肌，民之馁也由夺其哺。呜呼，惜哉！

无为

牛可使之驾，马可使之负，犬可使之守，鹰可使之击，盖食之所感也。猕猴可使之舞，鸚鵡可使之语，鸱鸢可使之死斗，蝼蚁可使之合战，盖食有所教也。鱼可使之吞钩，虎可使之入陷，鴈可使之触纲，敌国可使之自援，盖食有所利也，天地可使之交泰，神明可使之掖卫，高尚可使之屈折，夷狄可使之委伏，盖食有所奉也。故自天子至于庶人，暨乎万族，皆可以食而通之。我服布素则民自暖，我食葵藿则民自饱。善用其道者，可以肩无为之化。

王者

猎食者母，分乳者子。全生者子，触纲者母。母不知子之所累，子不知母之所苦。王者衣纓之费、盘肴之直，岁不过乎百万，而封人之土地，与人之富贵，百万之百万。如啞王之肌，如饮王之血。乐在于下，怨在于上，利归于众，咎归于王。夫不自贵，天下安敢贵；不自富，天下安敢富？

鸱鸢

有智者悯鸱鸢之击腐鼠，嗟蝼蚁之驾毙虫，谓其为虫不若为人。殊不知当歉岁则争臭毙之尸，值严围则食父子之肉。斯豺狼之所不忍为，而人为之，则其为人不若为虫。是知君无食必不仁，臣无食必不义，士无食必不礼，民无食必不智，万类无食必不信。是以食为五常之本，五常为食之末。苟王者能均其衣，能让其食，则黔黎相悦，仁之至也；父子相爱，义之至也；饥饱相让，礼之至也；进退相得，智之至也；许诺相从，信之至也。教之善也在于食，教之不善也在于食。其物甚卑，其用甚尊；其名尤细，其化尤大。是谓无价之宝。

卷六 俭化

太平

夫水火，常用之物，用之不得其道，以至于败家，盖失于不简也。饮饌，常食之物，食之不得其道，以至于亡身，盖失于不节也。夫礼失于奢，乐失于淫。奢淫若水，去不复返，议欲救之，莫过于俭。俭者，均食之道也。食均则仁义生，仁义生则礼乐序，礼乐序则民不怨，民不怨则神不怒，太平之业也。

权衡

服絺绌者不寒，而衣之布帛愈寒；食藜藿者不饥，而饭之黍稷愈饥。是故我之情也，不可不虑；民之心也，不可不防。凡民之心，见负石者则乐于负涂，见负涂者则乐于负葛。饥寒无实状，轻重无必然，皆丰俭相形，彼我相平

，我心重则民心重，我负轻则民负轻。能至于俭者，可以与民为权衡。

礼道

礼贵于盛，俭贵于不盛；礼贵于备，俭贵于不备；礼贵于簪纓，俭贵于布素；礼贵于炳焕，俭贵于寂寞。富而之愈不乐，贵而贵之愈不美，赏而赏之愈不足，爱而爱之愈不敬。金玉者，富之常；官爵者，贵之常。渴饮则甘，饥食则香。夫惟俭，所以能知非常。

食象

观食象者食牛不足，观戴冕者戴冠不足。不足有所自，不廉有所始。是知王好奢则臣不足，臣好奢则士不足，士好奢则民不足，民好奢则天下不足。夫天下之物十之，王好一，民亦一；王好五，民亦五；王好十，民亦十。以十论之，则是十家为一家，十国为一国，十天下为一天下，何不弊之有！

民情

其夫好饮酒者，其妻必贫。其子好臂鹰者，其家必困。剩养一仆，日饭三瓯，岁计千瓯。以一岁计之，可享千兵。王者岁率是享，则必告劳而聚怨，病在于增不在于损。王驾牛车，民骄于行；王居土陛，民耻于平。杜之于渐，化之于俭。所以见葛藟不足者，则乐然服布素之衣；见罍杯而食者，则欣然用陶匏之器，民之情也。

慳号

世有慳号者，人以为大辱，殊不知始得为纯俭之道也。于己无所与，于民无所取。我耕我食，我蚕我衣。妻子不寒，婢仆不饥。人不怨之，神不罪之。故一人知俭则一家富，王者知俭则天下富。

君民

君之于民，异名而同爱。君乐驰骋，民亦乐之；君喜声色，民亦喜之；君好珠玉，民亦好之；君嗜滋味，民亦嗜之。其名则异，其爱则同。所以服布素者，爱士之簪组；服士之簪组者，爱公卿之剑佩；服公卿之剑佩者，爱王者之旒冕，是故王者居兆民所爱之地，不得不虑也。况金根玉辂夺其货，高台崇榭夺其力，是贾民之怨，是教民之爱。所以积薪聚米，一岁之计，而易金换玉，一日之费，不得不困，不得不俭。

乳童

乳童拱手，谁敢戏之，岂在乎黼黻也。牧竖折腰，谁敢背之，岂在乎刑政也。有宾主之敬，则鷄黍可以为大享，岂在乎箫韶也。有柔淑之态，则荆苳可以行妇道，岂在乎组绣也。而王者之制，设沟隍以御之，陈棨戟以卫之，蓄粟帛以养之，张栏槛以远之。盖有机于民，不得不藏；有私于己，不得不防。夫能张俭之机，民自不欺；用俭之私，我自不疑。夫俭者，可以为大人之师。

化柄

俭于听可以养虚，俭于视可以养神，俭于言可以养气，俭于私可以获富，俭于公可以保贵，俭于门闾可以无盗贼，俭于环卫可以无叛乱，俭于职官可以无奸佞，俭于嫔嬙可以保寿命，俭于心可以出生死。是知俭可以为万化之柄。

御一

王者皆知御一可以治天下也，而不知孰谓之一。夫万道皆有一：仁亦有一，义亦有一，礼亦有一，智亦有一，信亦有一。一能贯五，五能宗一。能得一者，天下可以治。其道盖简而出自简之，其言非玄而人自玄之。是故终迷其要，竟惑其妙。所以议守一之道，莫过于俭；俭之所律，则仁不荡，义不乱，礼不奢，智不变，信不惑。故心有所主，而用有所本，用有所本而民有所赖。

三皇

君俭则臣知足，臣俭则士知足，士俭则民知足，民俭则天下知足。天下知足，所以无贪财，无竞名，无奸蠹，无欺罔，无矫佞。是故礼义自生，刑政自宁，沟壑自平，甲兵自停，游荡自耕，所以三皇之化行。

天牧

奢者三岁之计，一岁之用；俭者一岁之计，三岁之用。至奢者犹不及，至俭者尚有余。奢者富不足，俭者贫有余。奢者心常贫，俭者心常富。奢者好亲人，所以多过，俭者能远人，所以寡祸。奢者事君必有所辱，俭者事君必保其禄。奢者多忧，俭者多福，能终其俭者，可以为天下之牧。

雕笼

悬雕笼、事玉粒养黄雀，黄雀终不乐。垂礼乐、设赏罚教生民，生民终不泰。夫心不可安而自安之，道不可守而自守之，民不可化而自化之。所以俭于台榭则民力有余，俭于宝货则民财有余，俭于战伐则民时有余。不与之由与之也，不取之由取之也。海伯亡鱼，不出于海；国君亡马，不出于国。

礼要

夫礼者，道出于君而君由不知，事出于职而职由不明。儒者栖山林，敬师友，穷理乐，讲本末。暨乎见羽葆车辂之状，钟鼓箫韶之作，则矍然若鹿，怡然若豕；若醉于酒，若溺于水，莫知道之本，莫穷礼之旨。谓弓为弧，则民不知矣；谓马为驷，则民莫信矣。所以数乱于多，不乱于少；礼惑于大，不惑于小。能师于俭者，可以得其要。

清静

奢者好动，俭者好静；奢者好难，俭者好易；奢者好繁，俭者好简；奢者好逸乐，俭者好恬淡。有保一器毕生无璽者，有挂一裘十年不毙者。斯人也可

以亲百姓，可以司粟帛，可以掌符玺，可以即清静之道。

损益

夫仁不俭，有不仁；义不俭，有不义；礼不俭，有非礼；智不俭，有无智；信不俭，有不信。所以知俭为五常之本，五常为俭之末。夫礼者，益之道也；俭者，损之道也。益者损之旨，损者益之理。礼过则淫，俭过则朴。自古及今，未有亡于俭者也。

解惑

谦者人所尊，俭者人所宝。使之谦必不谦，使之俭必不俭。我谦则民自谦，我俭则民自俭。机在此不在彼，柄在君不在人。恶行之者惑，是故为之文。